

学生版

主编：王为国

传世 经典

CHUANSHIJINGDIAN

24



红旗出版社

24

传世经典 学生版

主编 王为国

红旗出版社

读书务求心领神会

——唐顺之

【题解】

唐顺之(1507—1560),安应德,一字修义。人称荆川先生。武进(今属江苏)人。明散文家。嘉靖八年会试第一,官翰林编修,后任兵部郎中,到浙江防御,泛海破倭寇,以功升右金都御史、代凤阳巡抚,带病泛海渡焦山,至通州卒。他积学渊博,曾研治天文、地理、数学、历法、乐律和兵法等。嘉靖初,他与王慎中、归有光、茅坤等起来反对明中叶后掀起的“文必秦汉”的复古浪潮与摹拟风气,力矫其弊,推崇并师法唐宋散文,使得文坛风气为之一变。他是明中叶一大家,著有《荆川先生文集》。崇祯中被追谥为“襄文”。

在这封与二弟正之的信中,唐顺之着重指出,读书并非由环境决定,关键在于自身的主观努力,要能“将精神归并一路,使读书务为心得”。其次由读书联系到做人,告诫弟弟吸取一般读书人的教训,善于“见己过”,“苦切点检自家病痛”,即自我反省。他所提倡的这种无论读书做人都要“严于律己”的精神,无疑是对的。

【原文】

行者居者，行迹各别，然理无二致也^{〔1〕}，日用工夫无二致也。汝兄在山中若不能谢遣世缘，彻澄此心，或止游玩山水，笑傲度日，是以有限日力作却无力靡费^{〔2〕}，即与在家何异？汝在家若能忍节嗜欲^{〔3〕}，痛割俗情，振起十数年懒散气习^{〔4〕}，将精神归并一路，使读书务为心得，则与在山中何异？艰哉！艰哉！各自努力。

居常只见人过^{〔5〕}，不见己过，此学者切骨病痛，亦学者公共病痛。此后读书做人，须苦切点检自家病痛。盖所恶人许多病痛，苦真知反己，则色色有之也^{〔6〕}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致：意态，情况。

〔2〕靡费：耗费过度，浪费。靡，同“糜”。

〔3〕嗜欲：泛指各种嗜好和欲望。

〔4〕振：拂拭，抖擞。

〔5〕居常：平时，平常。

〔6〕色色：样样。色，品类，种类。

【译文】

出家远行的人和足不出户的人，行踪各不相同，但读书做人的道理却没有两样，平时大小事情对

自己的磨练也没有什么两样。我在山中,如果不能与世俗隔绝,彻底的使自己的心胸清静下来,或者只顾在山水之间游逛玩乐,嬉笑轻慢地虚度时日,这样用自己生命里有限的光阴和体力作无端的浪费,与在家里闲着有什么不同呢?而你在家里如果能节制各种嗜好和欲望,忍痛割舍各种世俗人情,抖擻掉已经养成了十多年的懒散气习,将精力集中在一处,使得自己读书务必做到心领神会,那么跟在山中有什么不同呢?难啊!难啊,都必须各自努力呀!

平常只看到别人的过错,而看不到自己的过错,这是读书人最严重的弱点,也是读书人共同的弱点。今后你读书做人,必须深刻检讨自己的毛病。大概所厌恶别人许多毛病的人,如果竭力地真正认识到反省自己,那么就会发现自己样样都有啊!

子孙启蒙治家之要

——孙奇逢

【题解】

孙奇逢(1584—1675),字启泰,号钟元。清直隶容城人。明万历二十八年举人。晚年讲学于苏州的夏峰山,学者称夏峰先生。奇逢之学,原本宋陆九渊、

明王守仁,对经学、理学均有创见。著有《理学传心纂要》8卷、《理学宗传》26卷、《夏峰先生集》16卷等。

孙奇逢认为,注重启蒙教育,对于子女的成长很重要。子女要成才,必须从小就要给予良好的教育,现在的父母更应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。

【原文】

孩提知爱,稍长知敬,此性生之良也。知识开而习操其权,性失初矣。古人重蒙养正^[1],以慎其习,使不漓其性耳^[2]。今日孺子转盼便皆长成^[3],此日蒙养不端,待习惯成性,始思补救,晚矣。家运盛衰,亦何常之有?父父子子,兄兄弟弟,元气固结^[4],而家道隆昌,此不必卜之气数也^[5];父不父、子不子、兄不兄、弟不弟,人人凌兢^[6],各怀所私,其家之败也,可立而待,亦不必卜之气数也。端蒙养,是家庭第一关系事,为诸孺子父者,各勉之。

【注释】

[1]蒙养:以蒙昧隐默的态度修养贞正之德。《易·蒙》:“蒙以养正,圣功也。”疏:“能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,乃成至圣之功。”

[2]漓:薄,本作“醕”。

[3]转盼:转眼。

[4]元气:指人的精神,生命力的本原。

〔5〕气数：节气和运数。

〔6〕凌兢：寒冷的地方。《文选》注：“凌兢，恐惧貌也。”后多用作恐惧义。

【译文】

一个人在年幼的时候就知道热爱别人，稍微长大一些后知道尊敬别人，这是天生良善的本性。当他开始学习知识时就学习操练权术，其本性就失去了初始时的良善。古代的人重视以蒙昧隐默的态度修养贞正之德，以使其习惯谨慎，不致削弱他的本性。现在这些小孩转眼之间便都长大成人了，如果现在不能正确地进行启蒙教养，等到那些不好的习惯成了本性，再开始考虑补救就晚了。家运的兴盛衰败，有什么永恒不变的规律吗？父子之间，兄弟之间，精诚团结，家道就会隆运昌盛，这不必用气数来占卜；父亲不像父亲、儿子不像儿子、兄长不像兄长、弟弟不像弟弟，人们都相互畏惧，关系弄得很紧张，各自都怀有私心，其家庭的衰败，也就指日可待了，这也不必用气数来占卜。端正启蒙教养，是关系到家庭盛衰的第一件事，作为这些小孩的父亲，一定要以此自勉。

贤人胜过贵人

——孙奇逢

【题解】

教诫子弟固然是第一紧要事，但关键在于如何教育。孙奇逢认为要淡其浓华之念，教其安贫守分，实际上也就是教育子弟要有优良的品德，这对于子弟的成长来说才是真正的“第一紧要事”。

【原文】

士大夫教诫子弟，是第一紧要事。子弟不成人，富贵适以益其恶^{〔1〕}；子弟能自立，贫贱益以固其节。从古贤人君子，多非生而富贵之人，但能安贫守分^{〔2〕}，便是贤人君子一流人。不安贫守分，毕世经营，舍易而困难，究竟富贵不可以求得，徒自丧其生平耳。余谓童蒙时^{〔3〕}，便宜淡其浓华之念。子弟中得一贤人，胜得数贵人也。非贤父兄，乌能享佳子弟之乐乎？

【注释】

〔1〕适：恰好。

〔2〕安贫：自甘于贫穷。守分：安守本分。

〔3〕童蒙：幼稚识未开知的儿童，又泛指知识低

下。亦作“瞳蒙”。

【译文】

士大夫教育、训诫子弟，是最为紧要的事情。如果子弟不争气，富贵的生活正好助长他的恶习；如果子弟能自立奋发，贫贱的环境更能使他固守节操。自古以来的贤人君子，大多数不是生下来就很富贵的人，只要能甘于贫穷。安守本分，就是贤人、君子这一类人。不能甘心于贫穷、安守本分的，一辈子苦心经营，舍弃易于得到的而追求难于得到的，结果富贵未能够追求到，只是白白地浪费一生罢了。我认为在子弟很小时，就应当淡化他的荣华富贵的想法。子弟中能够得到一个贤良之人，胜过得到几个富贵之人。不是贤良的父亲、兄长，怎么能够享受拥有优秀子弟的乐趣呢？

谨厚朴拙正己之本

——孙奇逢

【题解】

孙奇逢在篇中反复强调的是，做人要保持人的本性，即谨厚朴拙这四个字。在今天看来，这仍是做人的根本所在。

【原文】

知勇辩力^[1]，尔等不足；谨厚朴拙^[2]，尔等有余。夫知勇辩力四者，皆民之秀杰，然不能恶衣食耕凿以自养^[3]，反不如谨厚朴拙之安分而寡过也。吾家先祖百年颂佛，儿不衰者，正谓其谨厚朴拙耳^[4]。多一分智巧，损一分元气。尔等培此朴拙之心，便是真能守祖之孝子顺孙。

【注释】

[1]知：同“智”。知、智古今字。

[2]谨厚：恭谨朴实。朴拙：率真纯厚。

[3]恶(wū)：疑问代词，哪里，怎么。耕凿：耕田凿井，代指田园生活。

[4]谓：通“为”，因为。

【译文】

智识、勇猛、巧辩、气力，你们在这四个方面都很不够；恭谨朴实、率真纯厚，你们在这些方面都足足有余。智识、勇猛、巧辩、气力这四个方面，都是人群中优秀杰出的一部分，但不能够懂得怎么耕田、凿井取得吃的、穿的来养活自己，反而不如恭谨朴实、率真纯厚的人安守本分而减少过失。我们家的祖先们百年来赞美佛祖，子孙不衰败，正是因为他们恭谨朴实、率真纯厚啊。多一分智识乖巧，便减掉一分本来的精

神。你们如果能培养这种率真纯厚之性情，就是真正能守住祖业的孝子贤孙。

处处皆学问

——孙奇逢

【题解】

在这则家训中，孙奇逢很浅显地说明了学问无处不在的道理，这对于今人治学及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是有帮助的。

【原文】

学问须验之人伦事物之间^[1]，出入食息之际。试思尔等此番，何为而来，能无愧于所来之意，便是学问实际。诗文经史，皆于此中著落^[2]；身心性命，皆由此中发皇^[3]。省得此理，随时随处，皆有天则^[4]，便无虚过之日。

【注释】

[1]人伦：阶级社会里人的等级关系。

[2]著(zhuó)落：下落，归宿。

[3]发皇：启发，开扩。

[4]天则：自然的法则。

【译文】

学问必须在人伦、事物之间得到验证，出入在吃饭、呼吸之际进行。试想想你们这一次来到世上是为了什么而来，能够对来这里的本意不感到惭愧，就是实际的学问。诗文经史，都在学问中得到归宿；身心性命，都由学问中受到启发。懂得了这个道理，随便在什么时候，随便在什么地方，都有自然的法则，这样就不会虚度光阴了。

圣贤之功全在启蒙

——孙奇逢

【题解】

孙奇逢始终认为，孩提时候的教育是一个人一生成长的关键，这一观点是很正确的。

【原文】

尔等未离孩提，稍长之时，正在知爱知敬之日。吾家自高祖以来，忠厚开基，今孝友堂尚依依如新也⁽¹⁾。尔为兄者宜爱其弟，为弟者宜爱其兄，大家和睦，敬听师言，行走语笑，各循规矩。程明道谓洒扫应

对^[2]，皆精义入神之事^[3]，莫谓此等为细事也。圣功全在蒙养^[4]，从来大儒都于童稚时定终身之品，尔等勉之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依依：茂盛的样子。

〔2〕程明道：即程颢，1032—1085，字伯淳。宋洛阳人，世称明道先生，与其弟程颐并称“二程”，与朱熹并称“程朱”，是北宋理学的创立者。应对：对答。《论语·子张》：“子夏之门人小子，当洒扫应对进退，则可矣。”

〔3〕精义入神：精研事物之微义，达到神妙的境地。

〔4〕圣功：至高无上的功业德行。

【译文】

你们没有脱离孩童时代，处于逐渐成长的过程，正是懂得爱人、懂得尊重人的时候。我们家从高祖以来，以忠诚厚道创业，到现在孝友堂仍然像新设的一样。你们作为兄长的要爱护自己的弟弟，作为弟弟的要敬爱自己的兄长，大家和睦相处，恭听老师的教诲。走路、跑步、说话、谈笑，分别遵循各自的规矩。程颢说洒扫庭院、对答文章，都是精研微义以求神妙的事情，不要说这些都是细小之事。高尚的功业德行全靠

孩提时的启蒙教养，从古以来的大学问家，都是在小时候就定下了一生的品德，你们要以此勉励自己啊。

知而不行不算知

——孙奇逢

【题解】

《尚书·说命》中说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”也就是说世上之人易于知而难于行，因此明代王守仁主张“知行合一”。孙奇逢则干脆把知而不行者称之为“不识字”。学以致用，知行合一，这在今天来说仍是读书求学的宗旨所在。

【原文】

尔等读书，须求识字。或曰：焉有读书不识字者？余曰：读一孝字，便要尽事亲之道^[1]；读一弟字，便要尽从兄之道。自人塾时，莫不识此字，谁能自家身上一一体贴，求实致于行乎？童而习之，白首不悟，读书破万卷，只谓之不识字。王汝止讲良知^[2]，谓不行不算知。有樵夫者，窃听已久，忽然有悟，歌曰：“离山十里，柴在家里；离山一里，柴在山里。”如樵夫者，乃所称识字者也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亲：父母。

〔2〕王汝止：明泰州安丰场人。出身贫苦，师从王守仁。良知：天赋的分辨是非善恶的智能。

【译文】

你们读书，必须求得认识字。有的人说：难道有读书却又不认识字的人吗？我说：读一个“孝”字，就要恪尽侍奉父母的道理；读一个“弟”字，就要恪尽服从兄长的道理。自从进入私塾念书时起，没有不认识这两个字的，但是有谁能在自己身上一一体现这两个字的含义，求得实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行动中呢？孩童时就开始学习它，到年老了还没有领悟到它的深刻含义，即使他读的书很多，也只能说他不识字的人。明代思想家王汝止在讲授良知这个问题时，说不用在行动中不能算是知道了。有一个砍柴的人偷偷地听了很久，忽然有所领悟，作歌说：“离山十里，柴在家里；离山一里，柴在山里。”像这个砍柴的人，才是我所说的识字的人。

须有容人之意

——孙奇逢

【题解】

与人相处是一门学问。孙奇逢认为关键在于要“以我容人”，而不在于“为人所容”，为此他列举了颜子、孟子、韩信、张良之类的贤人、英雄以证明自己的观点。排除其与世不争的消极因素来看，其严于律己的一面是十分可贵的。朋友间、亲友间、兄弟姊妹间、父子间若要相敬如宾，友好团结，必须以“我应当容人”来严于律己，若无自我批评，有了矛盾都把责任推给对方，则“友好团结”必荡然无存！

【原文】

与人相与^{〔1〕}，须有以我容人之意，不求为人所容。颜子犯而不校^{〔2〕}，孟子三自反^{〔3〕}，此心翕聚处^{〔4〕}，不肯少动，方是真能有容。一言不如意，一事少拂心^{〔5〕}，即以声色相加^{〔6〕}，此匹夫而未尝读书者也^{〔7〕}。韩信受辱胯下^{〔8〕}，张良纳履桥端，此是英雄人以忍辱济事^{〔9〕}。静修之言曰^{〔10〕}：误人最是娄师德^{〔11〕}，何不春生未睡前？学人当进此一步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相与：相结交。

〔2〕颜子：即春秋鲁人颜回，字子渊，孔子弟子。校：计较。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。”

〔3〕孟子：即战国思想家孟轲。受业子思之门人，继承孔子的学说，儒家中地位仅次于孔子。

〔4〕翕：聚。

〔5〕少：通“稍”。拂：违背，不顺。

〔6〕声色：说话的声调和脸色。

〔7〕匹夫：独夫，带有轻蔑的意思。

〔8〕胯：两股之间。

〔9〕济事：成事。

〔10〕静修：即刘因，元朝人，著有《静修集》30卷。

〔11〕娄师德：唐代政治家。

【译文】

与人相处，必须有由我来容忍别人的想法，不必苛求被别人所容忍，颜回被别人侵犯而不计较，孟子每天数次自我反省，这种心思集中不轻易波动，才真正能够有容人之心。一句话不如自己的意，一件事稍微不顺自己的心，就对人施以严厉的声调、脸色，这是没有涵养、没有读过书的人。韩信能忍受从别人胯下钻过去的耻辱，张良能在桥头为人穿鞋，这是英雄之